

温酒 作品

无常店

你一定不能懦弱，世界虽大，但你放弃了，就不会再有容身之处。
所拥有的一切，你一定要用命去保护。

作家温酒

送给成人的凄美童话

写尽寒冷人间的热血与温柔

在浮杂的都市生活里
感受来自异界的清凉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温酒
作品

无常店

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集天卷
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常店 / 温酒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 2

ISBN 978-7-5404-7874-2

I. ①无… II. ①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89487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长篇小说

WUCHANGDIAN

无常店

作 者: 温 酒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出 品 人: 乔 洋 尹 健 唐梓严

特约策划: 西 离

策划编辑: 邢越超 张思北

特约编辑: 刘 箐

营销支持: 李 群 张锦涵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封面设计: 仙境书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171千字
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17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874-2

定 价: 38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无常店

WU CHANG DIAN

1 酆都

/ 001

顾山河取了笔墨，在牌匾上题下了两个大字：
无常。无常，寓意着世事不定，兄弟二人的入
生，也确实始终没能逃脱这两个字的环境。

2 黑白

/ 017

你一定不能懦弱，世界虽大，但你放弃了，就不
会再有容身之处。所拥有的一切，你一定要用命
去保护。

3 命师

/ 043

当你真正下定决心时，手上的那把刀，就是
刺穿敌人最好的武器。它蕴含着你的一切意志，
也将倾泻你所遭遇的全部不公。

④

青莲

／ 067

他跃出海面，黑色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光芒，然后坠入水中。水花溅射，如同一朵巨大的青莲。

⑤

鲸落

／ 091

万物生栖。消亡，下落，沉寂，滋养了喧嚣。这是鲸鱼送给世界最后的温柔。

⑥

食神

／ 107

狂暴的烈焰吞噬了玉帝题字的牌匾。那一天，三界六道都看见了天空中的那道流星。

目
录

Contents

7
青狐

135

他俯身、弹跃，抬爪挥下。利爪划过空气，留下一道赤色火痕，狠狠地拍在囚笼上。

8
宿命

173

「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很长很长，又极其真实的梦。」他缓缓道。「我想起了我是谁，我……重新经历了一遍我的过去。」

9
侠

213

嘿，看那长剑舞。纵斩了皇天后土，不及卿归处。

① 酆都

顾山河取了笔墨，

在牌匾上题下了两个大字：无常。

无常，寓意着世事不定，

兄弟二人的人生，也确实始终没能逃脱这两个字的环绕。

1.

雨季里的每个晴天都显得格外珍贵。

阳光下，一个身着黑袍的男人自远处走近。风扬起他的兜帽，露出一张苍白的脸。那张脸年轻得很，但细细观察，却又给人以沧桑的感觉，仿佛这个男人已度过了很多年月。

这年月很长，长到生命都无法追逐。

黑无常从怀中掏出一只烧鸡，放在地上，笑咪咪地看着小狐狸扑上来，狼吞虎咽。

院子里早已有数人到了，干着各自的事情。黑无常算是最后一个到的。

“哟，今天人到得这么齐？”黑无常有些诧异地道。

他摸了摸小狐狸的头，站起身来，望向树下的石桌。桌边坐着两个人，正一边聊天，一边下着象棋。

黑无常走了过去，站在其中一位穿白袍的男子身后。他敲了敲棋盘，冲对面拿着棋子的男人努了努嘴：“唉，老鬼，要我说你还是去投胎吧。我一天天不厌其烦地在你耳边唠叨，你不烦，我都烦了。”

“将！”老鬼推动棋子，笑着摇摇头，“你不劝我不就好了，投胎多没劲，不想。”

老鬼虽然开着玩笑，态度却是仍然强硬。黑无常挑了挑眉毛，又环视一圈其他人。

所有人都是摇头。

小狐狸把烧鸡吃得只剩一半，摇身一变，化为一名青衣少年。他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，拿起烧鸡，将其切成碎段。

“小黑哥，你就别劝了。”少年把鸡肉扔给路边的野猫，笑着道，“我们为了什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“我可不知道你们为了什么，说是要追随我和老白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。”黑无常耸了耸肩，抱着胳膊往墙边一靠，翻了个白眼，“我们又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们一天天总赖着不走干吗？鬼差不是什么好差事，虽然没什么危险，但要没日没夜地工作。你们这么跟着，倒是不嫌累。”

“再说了，我还得给你们包食宿。”说着，黑无常看了一眼身边的男人，“这么赶你们，你们都不走，也不知道老白给你们下了什么迷魂药。”

白无常听得无奈，回头瞪了黑无常一眼：“什么老白，没大没小

的，叫哥哥。”

“嘁，你让我叫我就叫，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”黑无常不屑地撇了撇嘴。

“你叫不叫？”

“说不叫就不叫。”黑无常道，“你威胁我有什么用，谁还不知道谁的底？”

“其实我今天见到了一个人。”白无常突然说道，“长得很像你的雨儿。”

黑无常一愣。

“一开始我也不敢相信，毕竟那么多年都没找到。”白无常打了个响指，“但事实证明，确实是她。”

白无常的指尖蹿出一簇摇曳的火苗，他一弹，将其射向黑无常。

黑无常接过火苗，送到鼻尖，轻轻一嗅，变了脸色。

“确实是她，但是这个强度……”黑无常皱起了眉头，“她在哪儿？”

白无常轻轻叹了口气：“医院。”

“将！”黑无常夹起一颗棋子，落在棋盘之上，“游戏结束，老鬼，你输了。”

“你，你，你。”黑无常伸出手指，向四周点了几点，“都先一边去，老子要和我哥去办正事，没空搭理你们。”

说罢，黑无常一把将白无常从座位上拉起。

2.

雨儿是黑无常还活着时的妻子。

大概一千年前，或者更久，黑白无常还不是鬼差。那时社会动荡，战乱频发，边塞的城市，一座又一座被外族侵占。兄弟二人的家族本是边塞一城池中的大户，军队败逃后，终究没能逃脱，除两个孩子之外，悉数死于屠城。

道士隐居多年，云游万里，却在屠城那天被一只信鸽找上门来。

信鸽带了一封血书，上印顾姓徽记。道士从未与这个家族打过交道，却惊讶于他们了解自己并能在无数人中找到自己的能力。他一时好奇，便依了信上的请求，去了那座已被屠尽的空城。

道士顺着血书的指引，发现了被藏在水缸中的两兄弟。当时仅有一两岁的兄弟俩不哭不闹，相拥而眠。

水缸盖子被掀开时，天边有龙吟声起。

道士多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当时大吃一惊。天有龙吟是王者出世的征兆，即便是当今圣上，也不曾经历过这等瑞象。据传说，上一次有这种景象出现，还是本朝太祖领兵杀入前朝皇宫的那天。搞不好这兄弟二人在乱世之中会有惊天的作为。

思绪及此，道士立刻决定保下这两个孩子。他将他们裹在布中，骑着快马，穿过大半个国家，直奔全国最安全的皇城。

皇城中，道士租下一间客房，决心尽力教导这两个孩子。从那时起，他便几乎每日足不出户。从识字开始，到修习经典，几年里，道士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知识倾囊而授。

哥哥名为山河，弟弟名为青锋，仅从姓名来看，都透着一股浩气。

七岁时，天资聪颖的兄弟二人成了道士的关门弟子，随他游历四方。一路数年，三人跋山涉水、借宿农家、横穿战场。道士教授他们兵法、武功，甚至还有自己仅会的一点点法术。

刚刚十二岁，兄弟二人便已将道士教授的全部东西融会贯通。当时还算是孩子的兄弟俩，无论是智谋还是武力，都已不逊色于成年人，甚至更强。而此时，道士已经没有更多的东西能教给他们了。

“去战场吧。”那天温习完功课后，道士将兄弟二人叫到身前，对他们说，“乱世之中，兵戈沙场才是你们的归宿。”

“这是你们成长中最重要的历练。”道士将一对刻着兄弟名字的白色玉佩交到他们手中，叮嘱道，“你们仍太过年轻，经历过真实的杀戮，心智才算真正成熟。”

“但切记万物无常，做任何事情，都要三思后行。最重要的是，活下来。”

一语成谶。

日出时分，兄弟二人离开了暂住的村子。他们向着最近的营寨进发，却意外地与起义军擦肩而过。

守营的士兵说，早在他们到达的前一个时辰，军队便已起兵征伐。

附近的城池最近才被起义军占领，按理来说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有战事才对。但事实就是如此，兄弟二人虽然百思不得其解，也只能失望地离开。

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被征伐的地方，竟然是他们之前所居的村子，那个居住着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的村子。而理由竟然仅仅是在起义军安营时，他们没有主动发出邀请。

如此拙劣。

熊熊烈焰点燃了每一户人家的房屋，求饶声与惊叫声充斥了夜空。对由乌合之众组成的起义军来说，钱财与美色，往往比正义要有吸引力得多。他们冲进房中，抢夺财物、强奸女眷，将反抗的男人拖到街道中央，乱刀砍死。

起义军刺耳的笑声传出了很远。

道士死了，死在拦截起义军的路上。他毕竟年纪大了，能敌过一人，能敌过十人，却终究敌不过百人。更何况，这世间的贪婪之徒又何止百人。兄弟二人冲回村庄时，道士的尸首都已无处可寻。

血液浸湿了泥土，废墟与断肢混合在一起。

兄弟二人离开村子时怎么也没想到，道士口中催人成长的杀戮，竟然发生在他自己身上。

他们被道士拉扯长大。在他们心中，道士的身份不仅仅是老师那么简单。那个严厉却不失慈爱的老人，反而更像是父亲。怒火与悲痛充斥了兄弟二人的脑海，将他们的理智燃烧殆尽。

顾山河捡起了刀。

赤色的火焰中，他如凶神一般踏着烟尘，走向起义军。

顾青锋紧随其后，他们一看到起义军装束的人，就挥刀砍下。起义军张狂的笑声化为难以置信的哀号，一切冲上来的人，都躲不过兄弟二人的刀。刀快得惊人，仿佛狂袭的风，裹挟着愤怒斩开了一切。

仇恨冲昏了兄弟二人的头脑，他们杀红了眼，血肉在刀下横飞，将衣衫染成赤色。

一个时辰之后，村中的起义军要么逃走，要么死在兄弟二人的刀下，化为一缕亡魂。刀从顾青锋手中脱落的时候，整条街，都已经空了下来。

大火逐渐灭了。

兄弟二人穿着染血的衣服，帮助其他村民搜索全村。他们将尸体从废墟中抬出，送进已经挖好的土坑，一个又一个，将逝者埋葬。

顾青锋就是在这时，结识了雨儿。

那个满脸尘土的小姑娘跟在兄弟二人身后，一言不发地帮着他们搬运尸体，刨开泥土。她的父母都死在这场杀戮之中，自己也险些被起义军的兵痞污辱。是顾青锋一刀斩下那个兵痞的头颅才救了她。

那天之后，兄弟二人谁也没再提参军的事。他们远离了村子，继续游历。雨儿无家可归，也随着他们远走他乡。

时间转瞬即逝，三年后，雨儿嫁给了顾青锋。三人回到了皇城，购下了当初道士租房的客栈，做起了小生意。

顾山河取了笔墨，在牌匾上题下了两个大字：无常。

无常，寓意着世事不定，兄弟二人的人生，也确实始终没能逃脱这两个字的环绕。

客栈开在皇城中的繁华之处，生意本该兴隆，但随着朝廷的军队在

战场上的节节败退，即便是皇城，也处于人心惶惶的状态。

普通民众不经训练便走上战场，无异于送死。但战事越发紧急，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追求质量的余地。一队又一队将士从皇城走出，更多的普通人填入军营，此时的前线，俨然已经变成了绞肉机。

兄弟二人已攒下些基业，本可以破财免灾，依靠捐款避免参军，但终于还是没有这么做。一方面，战争继续下去早晚会波及他们，倒不如主动迎上去。另一方面，也算是为了了却师父的一桩遗愿。

安顿好雨儿后，兄弟二人加入了朝廷的军队。即便朝廷从上到下昏庸无能，也总比加入仇人的队伍要好一些。

从小习武的他们不同于其他士兵。面对起义军的乌合之众，自第一次上阵起，他们便以以一当十的阵势横扫战场，甚至不止一次，在万军之中取得敌将首级。

没用多久，二人就不断升迁，成为将军身边的副官。依靠道士传授的兵法，他们战功显赫，杀敌无数，一步步升至将军。

到了后来，凡是二人出现的地方，敌军均是闻风丧胆。前线捷报不断，兄弟二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，直至传遍全国。哥哥善阵，被人称为军神；弟弟善武，则被人称为战神。

但若说人类最大的劣根，便是无尽贪婪的欲望。无论赵高抑或董卓，世间总有些人是不在乎国家兴亡的。欲望已经抹杀了他们的人性，在他们的心中，自身的利益便是一切。

而兄弟二人的崛起，却刚好成了利益集团不断蛀食国家的拦路虎。

一次攻坚战时，本应按期送到的粮草不翼而飞。士兵在饥饿中战斗，一个接着一个被精神饱满的敌军斩落马下。

这是兄弟二人第一次失利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
一切结束时，兄弟二人背靠背站立，足下是上百人的尸山。与道士当初所想不同，所谓龙吟之士，却是轻易地死在了阴谋诡计之中。

兄弟二人倒是没有遗憾，他们从参军的第一天起，就已经什么结果都有所预料了。唯一的不舍，大概也只是雨儿。

顾青锋怒目而立，将利剑指向身下。顾山河则拎着折断的长枪，仰天长笑。

直到死时，他们还保持着这样的动作。

敌军士兵被他们的气势所摄，即便二人已死，仍久久不敢上前。

魂归大地。

3.

兄弟二人再醒来时，身处之地已经不再是沙场。

手中的刀剑长枪皆尽消失，兵戈碰撞声，也再无存在。

一束昏黄的光线不知从何而来，照耀着兄弟二人所站的这片空间。天空是无尽的黑，没有太阳，也没有星月。青色的石板铺成一条道路，向着远处延伸。

只有这条路才是亮的，更远的地方，无论东南西北，都与天空没什